

四明叢書



張壽鏞輯

四明叢書

張宗祥



25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3 / (清)胡寅撰. —影印本.
—揚州:廣陵書社, 2006. 8

(四明叢書; 25 / 張壽鏞輯)

本書與“切音啓蒙 / (清)胡寅撰”等 7 篇合訂

ISBN 7-80694-142-8

I. 明... II. 胡... III. ①地方叢書-寧波市②古籍-彙編-寧波市 IV. Z122.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00346 號

第二十五冊目錄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二十卷	(卷十八—卷二十)	清·胡彥撰	一五二〇一			
《切音啟蒙》	一卷	清·胡彥撰	一五三〇五				
《大衍集》	一卷	附《約仙遺稿》	一卷	清·胡彥撰	《約仙遺稿》	胡中正撰	一五三一九
《四明人鑒》	三卷	清·劉慈孚輯	虞琴繪圖	一五三四九			
《養園賸稿》	三卷	清·盛炳緯撰	一五四四七				
《會稽典錄》	二卷	晉·虞預撰	周樹人輯	一五五〇三			
《魏文節遺書》	一卷	附錄	一卷	宋·魏杞撰	魏頌唐輯	一五五三七	
《絜齋家塾書鈔》	十二卷	附錄	一卷	宋·袁燮撰	一五五七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清定海胡會伯寅撰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注疏本與朱注皆十一
章未知陸氏所多何處三章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

之意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伴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史記宋世家贊後漢書劉陶傳注梁書王亮傳論御
覽人事部引皆以此篇爲孔子言在下節後

正義曰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原言治

亂則折諸聖此經序三仁事迹各不同而以一諫字

統承之蓋三人之事皆出於諫而三人心同歸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四明微書

仁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非當時意計所預定所謂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至三人或去或囚或死之先

後亦當以此經爲斷尙書微子篇序云殷既錯天命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

行遯皇疏引書鄭君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少師不答

志在必死是微子與箕子比干商淪去就既定即先

決計長往書有明文故馬注謂微子見紂無道早去

之然而微子未嘗不諫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

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

仇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

爲於是微子度殷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

乃問於太師少師云云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

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

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四明微書

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

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

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

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

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

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

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云周武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閔天封比干之墓蒙案太史公兼通尙書今古文博極羣書好載異說故史記前後往往自相矛盾其宋世家先言微子次言箕子末言比干次序與論語合此本三仁正傳也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

十里二百五十步是亦以比干之死最後也乃殷周本紀又以比干死在前箕子囚在後云箕子懼乃佯狂箕子豈畏死者哉且宋世家先序微子欲死及去未能自決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後又云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一篇之中前後疊異徒以當時有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之事與論語本篇太師摯少師陽字音相近遂附會尙書父師少師而一之豈知樂官不得稱父師而微子必不可以適周耶抑君臣義屬之言豈王室之元子所可出耶詩柏舟疏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君注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此亦本宋世家之說也夫微子所以不得不早去者時亦有故書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父師箕子也孔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墜墜無主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

乙愷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云言也刻害也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所言適以害子若不早去徒取殺戮而絕宗祀故詔王子出迪獨有父師之言而少師不答非爲比干志在必死也特是微子之去亦去位而退守封邑耳身係宗嗣職司卿士既不忍效適周之賤伶又不能爲遜荒之家鬣故阜疏以爲去殷歸周者非蔡傳以爲去位逃於外者亦未必是也夫紂之所惡者特惡其諫耳既不取諫而遠去則亦任其去焉而已矣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去而之國仍恐爲紂所忌而不能免於難邦圻千里天下一家又將逃往何所耶迨武王既克殷微子忍辱於須與冀延宗祀於一綫破巢之下安有完卵紂子祿父之封此又微子所夢想不到者也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全謝山謂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然禮樂記韓詩外傳俱言武王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言武王下羣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或武王先復其微國後乃由微而徙封

於宋至成王誅武庚又申以微子之命也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鴻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旣陳鴻範乃封朝鮮也而周本紀又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尙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是又以爲先封朝鮮後陳鴻範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至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云箕子違衰殷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十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運避地朝鮮諸書說皆互異周氏柄中曰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者皆非也或者謂箕子陳九疇爲帝

王之大法也微子備三恪爲祖宗之命祀也乃宋世家記其來見也微子乃持祭器建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卿何言之太甚歟然此言實本於左傳僖公六年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

衰絰與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

其櫬禮而命之其言確鑿有據意者此或古來國破家亡軍門受降之常例歟蓋封建之世民所歸往卽爲王歸之成羣卽爲君人心所向卽天命所歸若夫

明明子論說解義疏

卷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畏天威不恤民命之獨夫是自絕於天也有奉命之天吏出而伐暴救民順民心而安之奉天命而代之爲人臣子者不能挽回君德於先欲思保全宗祀於後是祈再造之深恩而不屑一時之暫屈恐其勢不兩全也厥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壤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此詩宋世家屬之箕子書大傳又屬之微子而微子來見

頌歌有客白馬之篇蓋感傷故國者人情也承服新朝者天命也若徒挾舊君之私憤而不知天命之攸歸父既受誅子思報怨是直梗化之頑民也是豈奉命之天吏也惡乎可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微箕二國名者書微子篇孔疏引鄭注微與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人也王西莊後案云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府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紂都朝

明明子論說解義疏

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水必爲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周氏柄中云微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於圻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公廿八年冬築郕公穀俱作微郕微古字通用左傳杜注郕卽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

有微子冢蓋反葬於此不忘本也干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非微子封地也孫淵如尚書微子疏證云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宋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蒙縣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殷千里圻內未知孰是又洪範疏證云水經汲水注云汲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云景亳爲北亳矣闕駰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案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北湯都在偃師是圻內地也呂新吾箕子論云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然則微箕之

封豷皆有兩地豷云子爵也者王制鄭注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豷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意與馬注同王肅以爲畿外之侯入爲卿士非也云微子紂之庶兄者皇疏引鄭君書注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呂覽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九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此說在史記前鄭君所本也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云尚書亦以爲殷王元子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案

史記第曰啓母賤辛母正后安知非謂其母爲妾時尙賤而生啓因謂之庶子後爲后時始正而生紂因謂之嫡子而索隱必以史記所云爲異母或遂以馬注與鄭異其實可通也趙鹿泉以書稱元子謂微子乃紂之母兄而非庶兄明明以帝乙廢長立少箕子爭之不得故不爲後此意卻好後世秦隋皆以易嗣而亡惜無佐證也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皇疏云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古人或稱父母爲親戚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誤也尙書左傳疏引鄭君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是比干爲紂諸父甚明故馬注連箕子並云諸父也然有以孟子連言微子而致疑於比干非諸父者金吉甫妄欲改兄之子爲乙之子謂均是帝乙之子也殊爲穿鑿顧亭林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於文有所不便

明明子論語集注卷十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左昭二十年傳榮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是以父母爲親戚也箕子比干皆爲紂之親戚故馬注謂爲諸父也而路史誤以親戚爲外親謂舜裔箕伯之後殊爲舛謬史記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本莊子大宗師注也說見尸子又云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諸兄易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以爲紂庶兄因微子率合致

見比干之死而狂箕子豈異死者哉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往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南民也

筆解殷作商

正義曰朱注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但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朱子文集與門人論書微子篇云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二子箕子爲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蓋將諫紂紂不聽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三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者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一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豈不以吾三人皆宗國之臣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

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

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逃遁以全宗祀我與

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所謂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此章正敘比干

之諫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微之史記宋

世家而知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

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

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

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蒙案諸儒之論各有精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十四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義惟朱子以箕子之奴在後比干之死在先蔡虛齋趙鹿泉等皆以爲先後當從論語是也三人事迹各不同當時必有謂死難於奴奴難於去者故夫子原其心而論定之皆許以爲仁蓋聖門之言仁祇求心之安不安不論身之死不死身死而無益於國不死而無害於心則死不如生身死而有得於心不死而有害於國則生不如死故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仁人不必盡在於死節三人之求仁得仁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言盡之矣鹽鐵論非鞅篇曰比干剖心非

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慚怛忠誠之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此論比干之諫，已得其心矣。吾讀史記而知箕子微子之心，無異於比干也。箕子諫而紂不聽，不能諫而至於狂，不自覺其心之疾痛也。不可諫而出於佯狂，萬一冀其君之感悟也。蓋比干之性一於剛，故率爾而犯顏諫，諍逆耳，批鱗不避其身之慘戮。箕子之性內剛而外柔，故無聊而被髮佯狂，漆身為厲，猶思其君之鑒憐，易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明明子論叢集卷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文王之囚玉門也，夫子謂其爲臣止於敬服事德之至，屈原之投汨羅也，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乃過於忠，然則爲人臣子之道，當以文王箕子爲極，則而非必盡以殺身爲仁也。厥後象卜明夷，囚於紂而釋於武，疇衍洪範，屈於人而伸於天，然而箕子初不及料也。箕子之心既無異於比干矣，而微子之心亦無異於箕子比干也。吾讀史而知微子之未嘗不諫，吾讀書而知微子之不能不去吾諫詩而知微子

之去更難於奴，尤苦於死也。凡人有血氣者，性必剛強，有志節者，情易感觸。大雅文王篇一則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再則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在周公制作此詩，無非爲天命之靡常，留子孫以炯戒，而自微子聽之，聲聲墮淚，字字點心，人孰無情，誰能遣此睹新朝之振作，念故國之悲涼，有抑鬱憤懣而痛不聊生者，真欲拔劍斫地，擊碎吐壺，故麥秀黍離，不過偶逢於墟落，把茅銜壁，亦祇暫辱於軍門，而此後之痛心，則有天長地久而至死方休者，然而微子無可奈

明明子論叢集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也？吾故曰：微子之去難於奴，而苦於死，而要之其仁，則一也。乃或因此竟以爲死不如奴，奴不如去，則又不可中論。智行篇曰：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抑知此章夫子論仁也，非論智也。惟三人求仁不求智，故易地則皆然。若論智，不論仁，卽其心不可問，而況乎三人在當日亦惟求仁得仁，初不自知其仁也。遽論其智哉？善乎馬氏之注曰：

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斯真得三仁之初心而知夫子稱仁之旨矣記者序此章於篇首意以三仁之心例夫子之心朱子語錄云看三仁倦倦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卻是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此篇歷敘隱士而折中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三人之憂亂在一朝而夫子之憂亂在萬世仁何如哉至黃先生謂此篇記序隱遯之流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用賢此亦本章之餘意韓詩外傳十曰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十四 明徵書 紂國刊本

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釋史引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牧野故此篇首記殷有三仁而殷亡終記周有八士而周興以其用不用者異也

馬注云云疏曰筆解引作孔曰憂亂甯民四字一篇之綱也

柳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釋文三息暫反又知字黜勅律反焉於虔反枉好往反孟子疏引首有孔子云三字漢石經本作國奇子新序引黜作細後漢書崔駰傳引子未可以去乎作可以去矣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孫綽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朱注黜退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十八 一十四 明徵書 紂國刊本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心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云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具言怏然若無所持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先生曰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

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嫌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一章類記之則不辨而自明矣蒙案此章論柳下惠當知其和當知其和而介當知其和而介而又有不恭此其所以異於聖人處直以孟子作注疏可也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疏其爲士師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疏其被三黜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疏其三黜而不枉道也爾爲爾我爲我雖祖禘禘程於我側爾焉能悅我哉故由由然與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疏其三黜而不屑去也又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謂其聖之和者也直斷之曰柳下惠不恭謂其聖之和而非聖之時者也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也朱子外注引胡氏謂必有孔子斷之之言風俗通義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翟晴江疑此卽孔子之斷語然此二字乃孟子所斷下章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乃真孔子之斷語也孔注云云疏曰云士師典獄之官者此注孟子疏引

爲鄭注書舜典命皋陶曰文作士馬注云獄官之長蓋唐虞作士卽司寇也周禮秋官司師下大夫四人其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之屬皆謂之士鄭注士祭也主察獄訟之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五戒以左右先後刑罰又掌士之八成左僭二十年傳士榮爲大士注大士治獄官也皆與孔注合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卷十八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記世家引待作止
正義曰皇疏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而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上卿總知魯政事任一國孟氏下卿不被任用景公言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孔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朱注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黃先

生曰待孔子之待據史記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致玉者注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同音相通用季孟之聞孔注就出事不用事兼位與權言也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當從朱注專以位次之高下言之爲是何注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之說也繁榮止與待本可通史記上一字作止下一字仍作待而所言非一時語故中加曰字以閒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之待與用自是兩時兩意莫殫莫究之說斷不可信蓋當時列國賢大夫夫子所心契者於鄭則子產而時已不相及於楚則葉公於吳則季札而地又隔於遠惟有齊之晏平仲衛之蘧伯玉相與締交最稱莫逆而爲夫子所嚴事故常主於伯玉家而歎平仲之善交久敬聖人之取友必端矣平仲豈阻夫子者哉夫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齊景公賈庸主也嘗晉霸之既衰得賢臣之輔佐乃僅至於顯而不思圖霸尙望其能與王乎觀於吾老一言則其志氣昏惰不能振

作有爲已可概見乃或據皇疏之說謂景公始欲用夫子而見阻於臣下夫果有意用聖人欲用則竟用之矣何必較量座位哉且始言明明曰待之而已而猶謂其實欲用之也其誰信之耶他日晏子至晉與叔向私語竊歎齊國之衰將歸陳氏之勢則亦無如其君何也故書社之止時或出於子西而泥溪之封必不阻於平仲史記世家謂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之霸而孔子對之以王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齊其後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以君君臣臣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以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之貨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季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此事詳於墨子非儒下篇又見晏子春秋外篇尼溪作爾稽末有積財不能贍其樂句晏子書內又有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之梁邱據對曰仲尼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說之晏子以儒者之禮樂爲煩人留日費財留工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詳其命意專在節用貴儉薄葬短喪而皆毀儒教之禮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樂蓋係墨氏之徒深知晏子生平性好節儉故將此等邪說屏入晏子書中藉以非儒謗聖太史公不察而采入世家以致善與人交之賢大夫反得罪於聖友貽議於後世也豈不惜哉善乎孔叢子之詰墨子也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又詰墨子謂孔晏之交相毀也孔子謂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晏子亦謂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孔晏交相譽而不

見交相毀觀此二說可知尼溪之阻乃墨氏之謗言而非晏子之實事矣

孔注云云疏曰禮王制大國三卿魯於春秋爲大國故有三卿也全謝山云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但攷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公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叔之與茲則茲無過而赦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殺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其當國而僑如爲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獨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軍孟氏將右軍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周氏柄中曰此論似極圓通卻非當時事實攷之春秋據昭五年卜楚邱語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之上宣五年得臣卒僑如尙幼至成二年始見於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貽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自後春秋所書如定十年襄二十二年季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之間二字亦各處不同成十六年傳僑如立於高國之

開此猶云伯仲之間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注云位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則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未爲不可也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筆解本作孔曰云聖道難成者誤本史記也云老矣不能用者閻百詩曰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尙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於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吾老之言此真有據乎毛大可以爲不然也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於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於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是則